搬家时每分每秒都在思考：这个是垃圾吗｜EP004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手眼协调」，我是小翔。在「手眼协调」这档播客里，我想和你分享，想和你共同庆祝这些我发现的美好的故事和感受。希望我们可以通过音频产生连接。

现在「手眼协调」有微信群了哦，可以通过 shownote 里的信息添加。每次看见平台上的留言，我总觉得你们必要地、紧急地需要相互认识一下。在我不想说话的时候，也想看看你们日常都说些什么。欢迎进群。

我最近不想说话的时刻有很多。虽然真的算起来，自从月初毕业典礼后我不停地在送别朋友，迎接从其他城市来找我玩的朋友，还忙着和新朋友玩，我和每一个人都深刻交谈 。可我就下意识的认为，我最近是沉默的。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和从前比我最近在家里几乎是不说话的。一起住了两年的室友比我还要先搬家离开，我们在她忙着打包行李的最后几天几乎没有对话，只是隔墙听着她焦虑地撕胶带的声音。客厅的墙上靠着我的和她的搬家纸箱，还有一大卷泡沫纸。纸箱上的标记是橙色的，和旁边路由器网线的颜色一样。

每天我打开家门，家里的东西都在减少。有一只刺猬形状的烧酒杯，我很肯定我在过去的两年里都没有使用过它，但当我看见它被保鲜膜封住，有点可爱有点可怜地和榨汁机放在一起等待被装箱，我还是感觉难受。

毕业典礼当晚朋友来家里取走了客厅的地毯、沙发后面的台灯，和餐桌左边的小推车。对于我这样特别喜欢自己的家，会骄傲地给朋友介绍家里各种充满巧思的角落的人，眼看着它们被一点点拆走 并生活在它们的废墟之中是很残忍的。我的生活版图上一些常停留的场景变灰了，不再能被激活。我很难解释，为什么明明家里的东西变少了我却觉得更吵更乱。所以我刻意减少了在家的时间，那些原本会坐在地毯上背靠着沙发看书、看视频、写东西的时 都被我挪去了市中心河边的图书馆。这一点也不委屈，我很喜欢这个图书馆。它的桌椅选得很漂亮，前几天我把一把椅子翻过来想看一下写在底部的型号，工作人员还来关心是不是这把椅子坏掉了。

我最喜欢的是五楼出电梯往右边走，两排书架之间，离天台很近的一张桌子。天台对着一条河，公园 和铁轨。门偶尔被轻轻地推开，又轻轻地被吸回去，世界的声音就像从两个紧握的手掌的虎口漏出来一些。在要关上的最后一瞬间像一阵风被急促地挤出来，显得音量变大了，然后回到安静。看东西看累了我也会去天台转一转。有一天我读到这样一个类比，说一件事情的残酷程度就像把家具一件件地从房子里搬到人行道上。当不可见的变成可见的，它们显得十分多余。

这件残酷的事情发生在两个年龄相仿的男孩之间。他们总是在谈论没有人能听得懂的事情，那些他们共同虚构出来的怪兽，需要执行的冒险任务，从他们每天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起到合上眼睛的那一刻为止。男孩们的母亲经常觉得这两个孩子消失了，哪怕她十分确信他们就在家里的某个角落里秘密交流着。

他们之间共享的对不存在的事物的相信和投入让他们把对方的身体当作一堵墙，一面岩石，在由两个人共同构建的狭小的空间里撑着对方的身体向上蹭，向上爬。像一个小的太空舱升到空中，升到其他人看不见的地方。直到某一天，其中一个男孩开始质疑他们虚构出的角色，觉得好愚蠢，他不断地发起争吵。他们创造的口头游戏的设定开始变得越来越与现实世界接近。从那一天起，母亲感觉到他们在家里的存在感前所未有的强。这两个男孩不再是对方的墙壁了，两个人都坠落回地面，他们的每一个动作，说的每一句话都在相互争夺。没有默契，再没有共享的世界了。

我觉得这很奇妙，在书里作者想用一个类比来把两个男孩之间细微的感情变得可视化，恰恰是她所说的，家具被一件件拖到屋外的人行道上，让我顺着这个比喻反向地理解了自己。多维的空间坍塌了，可其中的物体还是原样的，变得如此无所遁形，突兀地戳在那里。我想这是为什么明明我房间里的东西变少了可我却反而觉得它们更扎眼。

我没有什么夸张的大物件，都是缤纷的小东西。比如我有一盒积攒了六年的各种吊牌和名片，我和它们每一张之间都有故事可讲。我还有一片从一双被我穿坏的针织版的 Air Force 1 上拆下来的裁片，这块紫红色的布跟着我在奥斯汀搬了三次家了，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带着它搬四次。因为我在过去的六年里都奔腾不息地认为我一定会用到这块布来做一幅画，或者小摆件。

二月份的时候我居然在一个开在奥斯汀东部的工作室里看见了这块布的归宿。或者说，我的归宿。这是一个共享的创意空间叫 CRAFT，提供制作创意手工过程中能想象到的工具和材料。工具，指十多把不同长度不同功能的剪刀、满墙的颜料、几大桶加十几大盒子从瓶盖那么大到十三存电脑那么大的橡皮章，以及各种纸张，多数是以被撕的只剩半本的形式。材料，指这个世界上除了工具以外的所有东西：一罐假珍珠、几根旧的尺子教具、线团、被压扁的蓝白条纹的装爆米花的纸盒、全新的内衣的胸垫、瓦楞纸、牙签、针、啤酒瓶盖等。来 CRAFT 只需要交 $5 的材料费，就可以使用任何工具和材料做你想做的东西。在这里我可以重启新一季的艺术创想。

经过将近一个月曲折的联系，我终于和 CRAFT 的创始人 Eli 约了见面。可原定见面当天，她没有回复我的信息，我决定直接去工作室里找她。倒也没有耽误我太多时间，来到工作室门口就一目了然地知道她不在，灯是黑的。这里离我家挺远的，我不想立刻折返，就走向了对面的咖啡店。这里也卖好吃的咖喱，不过我现在心情一般并不想闻到咖喱，还好没人在吃。

有一个穿着黑色 leggings 的女人坐在落地窗前的银色高脚凳上，她的屁股像手掌根部的肌肉把图钉一样的高脚凳用力地按进水泥地里。窗前的这一排坐着四个人 四个屁股，但只有她的屁股有这种向下扎的力量。每次搬进新房间，我喜欢先把墙上的画和海报订好。用拇指按会很痛，图钉还容易在墙体里变弯，用全身的力气汇聚到掌根是可以轻松且平稳地把图钉送进墙里的。

我旁边有一台拿旧电视机改的水族箱，我尝试聚焦找到鱼，只看见一只几乎透明的小虾。在游，但没怎么向前移动，像一把塑料三角尺悬在那。见不到 Eli 本人我又点开了她的照片。照片上的 Eli 穿着领口很低的背心，肩带细细的，有点卷边。在盯着她蓬乱的红色头发一个小时后我开始审视自己的穿着。今天我穿了一双黑色的皮鞋，鞋底有些宽。我有另外一双黑白拼色的，显得我的脚更灵活，我应该穿那双。因为我在想，如果我和 Eli 坐在室外聊天，她可能会随时站起来冲到马路上去抓住被路过的车卷起来的一片树叶，然后变成一只头上有彩色羽毛的鸟飞走。我需要更灵活一些才行。

十分钟前从室内转移到室外座位上的两个人又推门进来了，她们手里的咖啡杯不停地滴水。木门很重，需求倾斜身体才能启动。推开这么重的门，有礼貌的人都会下意识转身用手挡一下惯性，不让门太快砸回去吵到咖啡店里看起来很忙碌的顾客。可这扇门是慢慢地自动弹回去的，所以会有那么错愕的几秒钟，伸出手想接住门，但门还在路上。水泥地面

上会因此出现比其他地方更大的一滩水，一滴水、一滴水、一大滩水、一滴水、一滴水、一滴水，这样的图案。那些滴在室外的水滴很快会蒸发地就像从来没有来过，室内的会慢慢往下渗，往边缘扩散。我低头看了看桌子上那些相互交错的空心圆，都是我反复拿起咖啡杯又放下的痕迹。

那天傍晚 Eli 给我发了条道歉的短信，约我第二天下午不营业的时间在工作室见面。这是她主动给我发的第一条信息，第二条是在我们约定时间的五分钟前。她说，我有件紧急的小事要处理，但是我已经把工作室的门给你留着了，你先进去等我。

门上挂着一节不锈钢管，推开的时候才意识到那是风铃。有太多架子，架子上有太多东西，德州夏日的阳光透进来竟然是昏暗的，最亮的部分是墙上挂着的气球字母 CRAFT。我放下包，顺着墙角找电源开关，桌子上一部充着电的手机不停发出消息提示的声音，我觉得我进入了 Eli 的体内，在看见她之前先从她的身体内部和她进行了对视。突然下起了暴雨，这场雨在天气预报上挂了一周，终于下了。雨滴很长很粗，像一阵密集的烟花坠落。门口满是泥土和鹅卵石的停车场上有一辆只剩框架的小货车。我能闻到炎热的空气里，尘土在离地面几毫米的区间内被一滴雨溅起，又被下一滴雨扑回到地面上的整个过程。

我站起来，想去屋檐下看雨。一辆旧旧的白色的车急转弯停在工作室门口，车窗是半开着的，即使是在暴雨中。在我思考我该不该坐下迎接她的过程中，我的身体已经走到了门口拉开了门。她和一些倾斜的雨点一起，侧着身体挤了进来。

CRAFT 的工作室很大，但三张放在中心的巨大的工作台和堆放在四周灌木丛一样的各种材料只给人留出很窄的过道。我走在 Eli 前面，但她用手指带领着我们两个人走到屏风后面。这里有一个水池，一台冰箱，和一些餐具。她煮了一壶咖啡，打开橱柜，回头瞟了我一眼为我做出了决定，选了一个天蓝色的杯子。给我倒上满满一大杯后剩给她自己的不多了，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感觉到这个念头在她的脑子里像灯带一样不断闪动，她想再煮一壶。

Eli 今天也穿着背心胸前皮肤的颜色比肩膀处的要红一些，粗糙一些。我们先聊了聊空闲的时候都会去哪，她说她喜欢去奥斯汀市中心的图书馆和沿着公园的自行车道，像这样的下雨天她会去动物收容所，帮忙遛遛狗也顺便放空自己。

说到这里，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和我想象的不同，Eli 并没有任何专业的艺术背景。她只是爱做手工，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囤积了大量的材料，有些是专门买来的，有些是在生活中收集的，或捡来的。我突然想到我曾经书桌的右上角有一个浅绿色的宜家的盒子，存放着我收集的各种瓶盖。我坚定的认为我有一天会用到它们的。这是一种不断累积的双重压力，你需要不断为新的创意寻找材料，同时需要把已经拥有的材料尽可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但它们永不同步。每一个创意的实现都会留下矿坑一样无法修复的对空间占用的压力。把 Eli 逼疯的那一个创意是用十二种不同深浅的绿色画一个图案。即使她已经有满满一排每瓶只用了5%的绿色颜料，但里面并没有她最需要的那一瓶。她想到了健身房，如果每次力量训练从热身到最大重量组一共要用到五组不同的哑铃，难道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拥有五组哑铃吗？大部分人只是来健身房共享器械，对于艺术材料的使用也可以是这样。

在 CRAFT 提供的所有材料中 Eli 最喜欢橡皮章和假花。她让我回头看一眼仓库顶棚上吊着的一块塑料布，里面兜着满满的假花。我最喜欢的是旧杂志和旧书。这里的超过一百本旧的国家地理、百科全书、艺术杂志、旧版本的字典，甚至一些本地中学的毕业年鉴，这些印刷物加起来囊括了能想象到的任何物品、生物、地貌、字体，和图形。我第一次来 CRAFT 就抱了一摞杂志回座位上，一页页翻看，剪下我喜欢的部分，也猜测已经被别人剪掉的镂空部分原本是什么。我做的其中一张剪贴画是我用手撕下了一艘在大海里的轮船，不规则的有毛边的边缘更像水的纹路。在轮船身后扇形的浪里我贴了很多纽扣，有玳瑁色的、半透明的奶油黄色的，还有一个空心的金属纽扣，像大号的螺母垫片。

那天坐在我对面的几个客人在为婚礼做装饰品，要用到热熔胶、蕾丝布、木头、羽毛，玻璃罐子。她在不停地犯错，然后修补，修补不了就修改计划，自言自语。两个陌生人面对面坐着，这样的氛围很像我大二的时候上的初级日语课。初级的语言课是没有犯错的羞耻的，每个人都在东拼西凑地尝试说些什么。这个阶段的语言还是极度个人化的，所有人都在寻找充满了带有个人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捷径去创造表达。同一个班级里每个人表达同一个信息的方式都可能不同。很难对比，分出高低，因为大家还都太低了，还没能进入评价体系，反而令人觉得轻松有趣。我把这个联想告诉 Eli，她说她的目标就是成为每个手工领域里最厉害的初学者。

有种强烈的被淹没感，是客人们常用来形容第一次走进 CRAFT 的心情的词。恐惧，迷茫，无措。Eli 坚持不引导，拒绝告诉任何人你可以在这里做什么。她不想剥夺好奇和探索的乐趣，顶多只会给一个建议，任意指一个地方告诉他们那是起点，不如先从选三种最吸引你的材料开始。不要想最终的成品会怎么样，先拿三种材料再说。下一步再开始想你能用这三种材料做什么，或者这三种材料不够让你做什么。

选材料对于有的人来说仍然太难了。他们会问 Eli，我选的是对的吗，选的好吗？他们可能会落荒而逃，或做出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再对着它生闷气。这不是能靠做一次手工改变的性格特质。但 Eli 还是做出了更一步努力，她在店里放了一台扭蛋机，每个扭蛋里是一张写着建议的纸条。实在没有头绪的人会去扭蛋机求助，打开纸条后瞬间觉得，真是瞎扯，好像还是自己的想法更好。

看见一个人眼神里的兴奋渐渐冲刷掉最初的恐惧，把越来越多的材料拿到自己的桌面上，眼睛离手的距离越来越近，是非常美的。即使有时候 Eli 会察觉到某位客人的创造欲正在往他自己无法驾驭的方向急速膨胀，她也不会拦下，除非客人主动寻求帮助。我想到我上个冬天第一次攀岩，因为误判了我手臂的长度掉了下来，可是我躺在垫子上看着很高的地方那个让我坠落的点，我不难过，我是兴奋的。

Eli 问我什么时候离开，我说六月，我现在正处在不停问自己问题，不停做选择的阶段。「这个是不是垃圾？」，「 这个有没有价值？」，「这个该带走吗？」，「这个要卖掉还是扔掉？」。同一件物品可能我今天觉得是垃圾，明天又翻出来觉得它大有价值，没有什么准则可以遵守。这让我在家醒着的每一分钟都没法平静。所以最近除了睡觉，洗澡，和吃早饭，我都几乎不在家。

这么说的话，每个正在搬家的人都已经体验到 CRAFT 日常运营的精华部分了：关于到底什么是垃圾的辩论。这场辩论存在于 Eli 自己的脑海内，她和另一位员工之间，还有她和客人之间。有的客人会从一张满印花纹的海报的最中间剪掉一小块，把其余部分揉成一团丢掉。有的客人会把削下来的一小块木屑放回架子上，期待有人可以利用它做出下一件作品。为了避免这些，Eli 会请每一位客人千万不要帮忙收拾桌上的任何东西 ，可大家总是偷偷摸摸地想帮她减轻工作量。我没好意思说，上次我来的时候也是趁店员不注意自己把几本《国家地理》塞回去的。

「如果你在餐厅吃饭，发现这顿饭用不到桌上的叉子，你会跑到后厨把这把叉子洗好擦干放进抽屉里吗？」她停了下来，把手指插进蓬乱的头发里，说她没想到会在一段采访里开始忍不住抱怨客人。她又一次指了指顶棚上被塑料布兜着的假花，像吊床上躺着一个人一样底部鼓鼓的。「我开始觉得这里和我用十二种绿色画一幅画的小阁楼没有区别了，我的小空间会被我一个人的欲望填满，这个大的共享空间会被集体的更大的欲望填满。」每当 Eli 又收下一个难以归类的材料把它放在架子上，它的重量好像落在了她的神经上。

大半年前我写过一个半真半假的小故事，关于一个叫吴家范的人。我是在奥斯汀的本地华人二手交易群里认识这位吴家范的。他的微信头像是一个老头抱着一个小男孩，微信名就叫吴家范和一串数字，大概他的中国手机号。类似的二手交易群我一般是屏蔽的，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去聊天记录里搜索关键词。但他卖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每当他的信息出现在带着小红点的群名下面，我必须点开。

蒸锅 1元。

双胞胎婴儿车 1元

床垫 1元

碟子 0。5元

不锈钢垃基桶 1元

疼编椅 1.5元

洗衣篮 1元 （这个还真的是蓝色的）

两把铁铲 5角

一点一点的，吴家范在一个月内就彻底统治了这个五百人的奥斯汀华人二手群，让那些卖LG显示器的、求戴森吹风机的、美元换人民币的的人集体失声了。平均每天他可以卖 10 件加起来总金额不超过 10 元的物品。一些错字，图片永远是模糊的，背景杂乱。

我最喜欢他卖塑料衣架的图片，二十个白色的衣架挂在浴室的横杆上，后面搭着一条蓝色秋裤和一件肩膀被撑的变形的秋衣，被透明的浴帘遮住一半。有一股暗暗的暖光打在白色的瓷砖上，很孤独让人感觉。虽然吴家范自己从来没有出现在画面里，但总透露着蹑手蹑脚，这地方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来的感觉。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一位职业罪犯，闯入长期无

人居住的房间低价贩卖物品。点开他的朋友圈 写着一句「来美国带孙子」，我将信将疑。不过四年过去了，现在他的微信头像更新成了和同一个小男孩长大后的照片。

以上是半真半假里真的部分。因为我太迷恋他的图片，我虚构出一个假的吴家范。这个吴家范是一个漂泊的人，他一生从事过很多职业，在很多城市居住过。他的家就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轴附近的一小片空间，由他所拥有的物品共同构成。这让他对每件物品都有极强的拥有感。某天女儿打来电话，想要他下个月来美国帮忙带孙子，他需要在短时间内处理掉自己的所有物品。他绝对不可能接受丢掉这些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些物品永远是他的，除非他亲手把物品送出去完成所有权的交接。但一件件地送人也不现实，他不认识那么多人。

所以他制定了一场计划，他要让自己破产，让地方法院对他的所有物进行司法拍卖，这样他就能在网站上实时监测新一任的主人。我和朋友一起给吴家范的司法拍卖做了一个小册子，计划印出来。

我现在完全就是轻微症状版的吴家范。我可以扔掉一些东西，但更多的我知道自己带不走的东西，我只想把它们送给朋友，包括一台我以1美元的价格从真的吴家范手上购买来的收音机大小的旧电视。

两周前朋友来奥斯汀找我玩，问我为什么桌子上有一包种子。「噢，这是一个叫吴家范的人，他马上要被强制进行司法拍卖了，包括一包稀有的种子。」听我解释完后朋友发给我一本书，The Comfort of Things，书里包含了对三十个伦敦家庭的探访，作者去到这些人的家里观察家里的每一件物品，提问你为什么拥有它，它和你有什么关系。

书的第一章叫 Empty ，这个家里没有任何眼神可以落脚的地方。除了基础的桌子沙发，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居住在这里的男人 George 七十六岁，他回答问题的方式很有趣，总是先尝试破解对方提问的本质，并似乎认为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他人需要向他了解的信息一共就那么几种。听到问题后他会先沉思，再给出一个他认为符合要求的回答。作者形容，如果森林中每一种动物都有与之对应的 完全依据它的形状设计的陷阱，George 把每个问题都当作一个陷阱，他扫描陷阱，并想变成这个陷阱的形状。

书里的第二个房子叫 Full。这对老夫妻的家几乎和 CRAFT 相当，从地板到屋顶摆满了充满回忆和价值的杯子，盘子，相框。作者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十分自然地了解到他们许多亲戚朋友的详细人生轨迹。这类人总有办法和能量和数量惊人的人和物都维持着紧密的关系，并对其中每一个具体的人和物都投入全部的关注。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在举办一场一千个人参与的聚会，他们不仅能维持气氛的融洽，还会在任何一个人稍微游离的时候都会上前关心 。

走进三十个家后，作者认为人与物之间的连接和这个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程度是成正比的。这和我们更常听到的观点相反。我们更常听到，人与物品之间的连接是以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为代价的，拥有特别多物品的人是有严重的消费主义或恋物情结的人，这样的人往往社会关系疏离，社交困难。我认为这是错的。

我首先想到曲家瑞，她在康熙来了里介绍她满屋子的娃娃。曲家瑞毫无疑问是个过着精彩人生，广泛且深刻地与人连接的人。我也想到 Eli 在我们见面交谈时说的一些句子。她和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在毕业后去非洲的旅行中闹掰了。她们住的地方当时不允许带外人回来过夜，可她的朋友有一天却带着二十多个人提着酒回来。Eli严肃地提醒她规则，她却举着酒瓶站在桌子上高呼，「规则就是要被打破的！不要做规则的奴隶！」现在她这位朋友有了好几个孩子，Eli 每次和她的孩子玩的时候都在想，如今的她会怎么评价曾经站在桌子上举着酒的场景。

Eli 在大学期间成立了一个靠面包筹款帮助解决饥饿问题的组织，这个组织现在在美国很多大学都有分部。在第一回采访扑空的时候，我坐在咖啡店里翻和她有关的信息，看一张她和克林顿的合影。那张照片里的她穿着裙子露出胸口一个 U 型的，背心领口的晒痕。

好了，这是这一期 「手眼协调」的全部内容了。有关的图片我会放在 shouyanxietiao.com 这个网站里，你可以直接点击 shownote 里的链接去看一看。写完这期播客的稿子，我觉得我会推迟一周离开，我还没有准备好。你上一次搬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想告诉我的话，欢迎留言。

好啦，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可以通过音频产生连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